

女人与花，古往今来的芬芳故事

管弦

3月8日，是国际劳动妇女节，我更喜欢人们叫它“女人节”。

因为，女人如花，是最美的存在。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形容女子，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；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；螭首蛾眉。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。中国古代，把女子跟花相比的诗句数不胜数，例如，《诗经·周南·桃夭》有句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；三

桃花如面，伤心岂独息夫人

当漫天桃花在空中飘舞，总令人思绪飘得很远，一些女子，比如息妫，会在那一片粉嫩的花海之中，淡淡地浮现出来。

息妫是春秋时期息侯之妻，一次到蔡国探望姐姐，姐夫蔡哀侯对她失仪无礼。息侯一怒之下，引楚兵入境，灭了蔡国。成为阶下囚的蔡哀侯嫉恨息侯，便在楚文王面前极言息妫的美色，说她：“目如秋水，面若桃花，长短适中，举动生态，世上无有其二。”意欲勾起楚文王之色心。楚文王果然闻色心喜。公元前680年，楚文王伐息，灭息国，夺息妫为夫人。息妫至楚，三年不同楚文王说一句话。

息妫最后的结局已不可考，有一种说法是：一天，她趁楚文王外出打猎，溜出宫外，与息侯见面，俩人自知破镜难圆，双双殉情自杀。时值三月，桃花盛开，楚人便以息妫为桃花夫人，立祠以祀，后人又封她为主宰桃花的女神。

而息妫之于桃花，可谓相得益彰。据说，息妫之所以能“面若桃花”，除了天生丽质之外，也是因为经常用桃花敷面所致。将新鲜的桃花捣烂取汁，敷于面上，用手指轻轻按摩片刻，或者将阴干的桃花粉末和着适量蜂蜜

羞花容颜，血色罗裙今犹在

“沉鱼落雁鸟惊喧，羞花闭月花愁颤。”在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中，美人们美得让鸟惊起鸣叫，让花惆怅颤抖。沉鱼、落雁、闭月、羞花分别指代的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——西施、王昭君、貂蝉、杨玉环。

据传，杨玉环18岁被选进宫，一天到花园赏花，随意抚摸着一味花草。谁知，那味花草竟然立即收缩，卷起了花瓣儿和绿叶儿，仿佛害羞一般。“羞花”称号由此得来。由于唐玄宗的喜爱，杨玉环“集万千宠爱于一身”，后来才有了“拜倒在石榴裙下”的典故。

杨玉环爱赏石榴花，爱吃石榴，爱穿绣满石榴花的彩裙。那色红如石榴花的石榴裙，是唐代年轻女子极为青睐的一种服饰款式，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中，用“曲罢曾教善才服，妆成每被秋娘妒……钿头银篦击节碎，血色罗裙翻酒污”描写的那位才艺出色的弹琵琶女子，她穿的“血色罗裙”就是石榴裙。即便到了今天，石榴裙仍然是很多女人的选择。为讨杨玉环欢心，唐玄宗在华清宫等地种了不少石榴供杨玉环观赏。每当石榴花竞放之际，这位风流天子即设酒宴于花丛之中，与杨玉环尽情嬉戏，不理朝政。朝中大臣对此颇为不满，但又不敢指责皇上，只迁怒于杨玉环，对她侧目而视，拒不行礼。杨玉环为此很不高兴。一日，趁

国时期文学家曹植《杂诗》有句“南国佳人，容华若桃李”；唐代诗人李白《清平调·其二》有句“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”，等等。

女人与花，有剪不断的渊源，那清朗的悠远、浪漫的柔美、雅致的和谐，生生地炫疼了多少人的眼睛啊。

古代汉语工具书《辞源》里对“女”字的注解中，有一条是“美，柔，

弱，小”，道出了“女”字的万千气象。而这，不也和花儿一样吗？

因为美、柔，女子与花儿相得益彰，养眼、入心，所在之处即风景。

因为弱、小，女子与花儿相互慰藉，女子爱花、护花，花儿也以其神奇的功效，给予女子无尽的关怀……于是，芬芳自来，不眠不休，美遍天涯。

调匀，涂敷面部，都是可以润泽肌肤，达到面色红润、皮肤光滑细腻而富有弹性的效果。因为，花儿，是植物精华，许多花卉含有各种生物碱、植物激素、花青素、香精油、酯类、有机酸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，能够疏通脉络，改善血液循环，供给皮肤营养，抑制引起皮肤老化的某些酶类，增强皮肤细胞的活力。桃花也不例外。

息妫的故事，是女性生活的悲剧，“千古艰难惟一死，伤心岂独息夫人。”唐代诗人王维更以一首《息夫人》“莫以今时宠，忘却昔日恩，看花满眼泪，不共楚王言。”清透地道出了息妫的艰难。

朝霞似风，夜凉如水，息妫的故事远去了，而“桃花依旧笑春风”。除了美容养颜，桃花还能消积散瘀，可治疗狂症，其镇静安定作用也令人叹服。

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引述了另一个女子和桃花的故事。这位女子因丈夫亡故，日夜思念，以致精神失常，得了狂症，成天手舞足蹈，甚至登高上墙。家人只好把她锁在房中。一日夜晚，她破窗而出，攀上桃树。一夜之间，竟将一树桃花尽数吃光。次晨家人发现，赶紧把她接回树下，而她的狂病竟然痊愈了。

身为女子，应该像桃花一样啊，盛开在明媚的春天里，拥有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唯美时光。



《玉堂富贵图》徐熙(五代)



《贵妃晓妆》仇英(明)

唐玄宗设宴召群臣共饮之时，杨玉环端起酒杯对唐玄宗耳语道：“这些臣子大多对臣妾侧目而视，不行礼，不恭敬。”唐玄宗听了，觉得宠妃受了委屈，立即下令，要求所有文官武将，见了杨玉环均须行跪拜礼，拒不跪拜者，以欺君之罪严惩。众臣无奈，凡要见到杨玉环身着石榴裙走来，无不纷纷下跪使礼，“拜倒在石榴裙下”。

后来，“拜倒在石榴裙下”又引申为男人为心爱的女人倾倒之意。很多雅士还借这种裙子来特指女子。例如，南北朝诗人何思微在《南苑逢美人》中，写下“风卷葡萄带，日照石榴裙”，就是用

石榴裙来暗喻心中美女的。

而在所有花草中，既香且美还可养颜消异味的梔子花也让杨玉环喜欢。杨玉环有轻微狐臭，身体难免发出异味，夏季尤甚。杨玉环便时常将梔子花调入蜂蜜中敷面。又将梔子花阴干研成粉末，加适量山泉水调匀，轻轻涂抹在腋下。还经常在浴池中撒满梔子花瓣，沐浴其中。所以，狐臭，早就闻不到了。轻步微移，清香阵阵。那“天生丽质难自弃”之美和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之媚，更是别具魅力和风情。“羞花”，确实名符其实。

只是，“羞花”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。因为，杨玉环当初触摸的是含羞草，含羞草只要被触摸，便会立即低垂花叶并闭合。那一低头的温柔，那一碰即闭的清软，真是不胜凉风的娇羞啊。

当然，最好不要触摸含羞草。含羞草含有含羞草芥，这种物质可以使人头发眉毛变得枯黄、干燥、稀疏，甚至脱落。特别是孩童，更不要用嫩嫩的小手去拨弄，否则，不但会出现上述症状，还会皮肤过敏。

“羞花”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而在细水长流中，羞怯地开出一朵清秀纯净的花儿，小心翼翼地绽放光辉，才是楚楚动人，似露珠轻落在花叶之间，于淡烟轻雨中，流淌着人间的喜悦与芬芳。

女人如花，最是“王”“后”关爱多

从古至今，称得上国色天香的花有两种：一种是“百花之王”牡丹，另一种是“花中皇后”芍药。

牡丹根植于河洛大地，始于隋、盛于唐、甲天下于宋。最负盛名的牡丹品种是“洛阳红”，俗称“焦骨牡丹”。它的成名相传与一个女人有关。

天授二年腊月初一，大周女皇武则天饮酒作诗，兴致很高，突然很想看到百花盛开，便乘兴醉笔写下《催花诗》：“明朝游上苑，火速报春知，花须连夜发，莫待晓风吹。”百花慑于此命，虽然不到时令，却也只能连夜开放。唯独牡丹不违时令，闭蕊不开。武则天见了，勃然大怒，命纵火烧之，并将烧焦之牡丹弃于洛阳邙山沟壑中。谁知第二年，春风劲吹，这些受难的花儿竟然开得更艳了。“焦骨牡丹”因而驰名天下。

牡丹的根和花都可以入药，可以除坚瘀、安五脏、疗痈疮、消烦热、治冷气、散诸痛。金代医药学家张元素言：“牡丹乃天地之精，为群花之首。叶为阳，发生也。花为阴，成实也。丹者赤色，火也。故能泻阴胞中之火。”

据说，武则天后来也得到过牡丹的恩惠。当时，她经脉不通，心火炽甚。一名太医献取了红色牡丹的花瓣和根，洗净煎水呈给她服用，为她除火消烦，治愈了她的疾病。只是，不知道她病愈体

健之后，是否会记得让她康健的是她曾经严厉贬谪的牡丹呢？

再来说说芍药。芍药之美，圆融，紧凑，大气，连很少从花的容貌上表达赞美的李时珍也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：“芍药，犹绰约也。绰约，美好貌。此草花容绰约，故以为名。”

古代男女交往，别离之时，多情女子总爱将芍药赠与心上郎君。芍药又因此而被称为“将离”。君将离去，我心悠悠。多情女子就是这样借芍药来表达心意的，微寒中透着些许心酸。

性味微寒小酸的芍药对于女子也确实有特别的关怀，它能够滋阴补血、益气安神、解痉止痛、镇静消炎，还被称为“女科之花”。它有白芍和赤芍之分，白的花是白芍，红的花是赤芍，“根之赤白，随花之色也”。尤其是白芍，更是女科良药。传说，最先发现这一点的竟是东汉末年名医华佗的妻子。

当年，华佗为了更加方便而全面地研究药草，在自己住宅前建了一个药园。一次，华佗得到一位外地人送来的一颗芍药籽，把它种在药园。他仔细研究了芍药的叶、茎、花，觉得没有什么可做药用，也就没有特别关注了。之后的某一天，华夫人血崩腹痛，用过好些药都不见好转。望着窗外的药园，华夫人突然想起还没用过芍药，便挖起芍药根煎水喝了。不过半日，腹痛渐止，又服了二日，病痛全无。华夫人把此事告诉了华佗，华佗才意识到自己忘记研究芍药的根了，真是委屈了芍药。华佗对芍药的肉质块根做了细致的研究和试验，发现可作多用：生品长于平肝、益气，麸制长于养血、敛阴，酒制长于活血，碳制长于止血。由此，芍药就被广泛地使用了。

女人与花，就这样宛若一体。如几缕飞云，悄然生动；又如远方篷船里透出的灯光，隐约着许多温暖，印记着无痕的瑰丽。



《牡丹仕女图》唐寅(明)